

# 张文祥刺马案

(清)平江不肖生 编著 · 1 ·

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书号：ISBN 7-223-116-3

版权所有：北京焐子工作室

类别：言情小说

出版时间：2005-3-17

字数：22万

内容提要：

话说正在和周季容说话，猛听得山上是那里大喊了一声。那声音一到柳迟耳里，便听得出是他师傅吕宣良的腔调，当即随口应道：“是弟子亲眼看见的。”蓝辛石、周季容都愕然问道：“谁呢？”柳迟还不曾回答，吕宣良已在飞来石上笑道：“不是别人，是你师傅的老朋友。承你师傅的盛情，上次救了小徒弟的难，并承他教小徒带信给我，小徒虽到此刻才会见我。然他说的那些话，我早已知道了。之后的故事有什么故事呢？”

# 张文祥刺马案

## 目录

第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1
第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寞.....	11
第三回 值佳节借宿入丛林 度中秋赏月逢冤鬼.....	18
第四回 逼出家为窥秘密事 思探险因陷虎狼居.....	24
第五回 破屋瓦救星来月下 探莲台冤鬼泣神前.....	31
第六回 坐渡船妖僧治恶病 下毒药逆子受天刑.....	37
第七回 遭灾劫妖道搭天桥 发慈悲剑仙授密计.....	51
第八回 解毒蟒大抚台祭神 除凶僧小豪杰定策.....	59
第九回 常德庆中途修宿怨 陈继志总角逞英雄.....	66
第十回 游郊野中途逢贼秃 入佛寺半夜会淫魔.....	77
第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宅.....	91
第十二回 述根由大禅师收徒 隐姓氏张义士访友.....	99
第十三回 求放心杨从化削发 失守地马心仪遭擒.....	106
第十四回 谋出路施四走山东 离老巢郑时来湖北.....	120
第十五回 识芳踪水滨闻絮语 传盗警烛下睹新姿.....	128
第十六回 盟弟兄同日结良缘 四呆子信口谈官格.....	136
第十七回 敞寿诞六姨太定计 营淫窟马心仪诱奸.....	145
第十八回 马心仪白昼宣淫 张文祥长街遇侠.....	155
第十九回 狗碰狗三狗齐受劫 人对人一人小遭殃.....	167

第二十回 夺饭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书马巡抚设毒计.....	173	
第二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樊笼.....	183	
第二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奇人.....	192	
第二十三回 练工夫雾拥峨嵋山 起交涉钟动伏虎寺.....	200	. 2 .
第二十四回 射怪物孙癞子辞师 卖人头邓法官炫技.....	210	
第二十五回 斗妖术黑狗抢人头 访高僧毒蛇围颈项.....	219	
第二十六回 显法术铁丁钉巨树 卖风情纤手送生梨.....	232	
第二十七回 邓法官死后诛妖 孙癞子山居修道.....	241	
第二十八回 红莲寺和尚述情由 浏阳县妖人说实话.....	250	
第二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钟名鼻涕 恶鬼作恶事杠折龙头...263		
第三十回 诛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昼显阴魂.....	270	
第三十一回 救徒弟无垢僧托友 遇强盗孙癞子搭船.....	277	
第三十二回 施巧计诈醉愚船主 救客商装梦捉强徒.....	290	
第三十三回 仗隐形密室闻秘语 来白光黑夜遇能人.....	298	
第三十四回 报兄仇深宵惊鬼影 奉师命彻夜护淫魔.....	306	
第三十五回 闻警告暂回红莲寺 报深仇巧刺马心仪.....	318	
第三十六回 郑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挟怨煽淫僧.....	326	. 1 .
第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话说正在和周季容说话，猛听得山上是那里大喊了一声。那声音一到柳迟耳里，便听得出是他师傅吕宣良的腔调，当即随口应道：“是弟子亲眼看见的。”蓝辛石、周季容都愕然问道：“谁呢？”柳迟还不曾回答，吕宣良已在飞来石上笑道：“不是别人，是你师傅的老朋友。承你师傅的盛情，上次救了小徒弟的难，并承他教小徒带信给我，小徒虽到此刻才会见我。然他说的那些话，我早已知道了。我也托你两位回去拜上你的师傅，以开谛和尚那么高的道行，尚且不敢以开派祖自居，须知不是本领够不上。当开派祖的，得享千秋万世的香火，没有那么大福分的人，尽管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也当不了开派祖，这便是我对他的忠告。至于我那个不守戒律的徒弟，只等到他自己的恶贯满盈，我自会去收拾他，决不姑息。”在这说话的时候，天光已经亮了。周季容知道这老头是吕宣良，连声应“是”，不敢回答甚么话。

蓝辛石生就的苗蛮性质，半生在苗峒里受人推崇敬服惯了，养成一种目空一切的脾气。除了他师傅方绍德而外，无论甚么人，他都不看在眼里。此时见吕宣良说出来的话，隐含着讥讽他师傅的意味，哪里按捺得住火性，即瞪了吕宣良一眼，说道：“既与我师傅是老朋友，我师傅没有当开派祖的福分，何不去当面直说，却要托我们呢？”吕宣良绝不惊疑的打着哈哈，笑道：“这个不当面去直说，却要托你们转说的道理，你是个被妖精吸去了元阳不能得你师傅真传的人，如何能知道？只可惜你没福分做我的徒弟，我不便教给你，你还是回峒里去向你师傅请教罢。你不妨当着你师傅骂我不懂理，不应该拿着骂师傅的话，托徒弟去说。”蓝辛石听了吕宣良这话，心想：我师傅不是也曾拿着责备吕宣良的话，托柳迟去说吗？吕宣良

这番话，分明就是骂我师傅不懂道理。这老东西说话真可恶，偏巧我今日不曾带得大砍刀来，若带了那刀在身边，从这老东西背后冷不妨劈他一下，怕不劈得这葫芦头脑浆迸裂。蓝辛石心里才这般一想，吕宣良似乎已明白了他的心事，目不转睛的望着他，笑道：“你那把大砍刀，可惜那夜被妖精劈成一个大缺口，于是只能称为大缺刀，不能称为大砍刀了。”蓝辛石听了，不由得大惊失色，暗想：那夜劈妖精将刀劈成大缺口的事，除我自己而外，甚么人也不知道。并且事已相隔二十来年了，他竟如亲眼看见的一样，神通果是不小。

原来蓝辛石在未遇见方绍德以前，因贪捉虾蟆遇见那个妇妖的事，对方绍德只述了一半情形，方绍德即已知道他的元阳就是被那妖精吸去了。蓝辛石心里一着急，便没将结局的情形述出来。实在那夜见那妖精之后，蓝辛石虽明知不是人家女子，然因为生得太娇艳了，一时心猿意马，委实有些把持不住。那女子又柔情软语的与蓝辛石纠缠，蓝辛石一则仗着自己的胆力，不知道畏惧，二则也不舍得决然撇了那女子就跑。那女子见蓝辛石虽拔出刀来厉声叱喝，然眼光并没露凶杀之气，知道已动怜惜之念，当即立住脚不再追前，只用极风骚的态度，瞟了蓝辛石一眼，笑道：“何必使出这们凶恶的嘴脸来做甚么呢？你欢喜吃虾蟆，我将家里养的虾蟆送给你吃，难道还对你不起吗？我向你讨酬谢，论情理是应该的。你便不讲情理，不酬谢我也就罢了，为甚么还要对我这们儿凶恶呢？”蓝辛石道：“这山峒里的虾蟆，近三天果是比平日多些，但是从没听人说过有家里养虾蟆的。并且我与你素不相识，即算你家里养虾蟆，为甚么无端送给我吃，这事也太不近情理了。”那女子笑道：“我为的就是要得你的酬谢，你不相信，不妨同去我家里瞧瞧，看是不是养了许多的虾蟆？”那时蓝辛石的年纪轻，胆气壮，好奇的心更切。经这些软语一说，早把那拔刀叱喝的勇气收歇了，改换了客气些儿的声调，问道：“你家住在哪里？离此地有多远的路？”那女子伸手向一座高山说道：“没有多远，就在那山腰里面。你若果是名不虚传的好汉，要走就走，不用迟疑。”蓝辛石果然不肯示弱，左手拾起火把，右手握着大砍刀，教女子在前引导，自己步步留神的跟在后面走。一会儿，走到了山底下，看那山很陡峻，并没有上山的道路，攀藤拊葛的爬上去。才爬了几步，布袋就被树枝挂落了。再爬了几步，火把也熄了。刚爬到一片略为平坦些儿的地方，见女子在前面不动，仿佛爬得疲乏了，立住歇息歇息的样子。蓝辛石忽然心里一动，觉得今夜凶多吉少，火把又熄了，天上仅有一点儿星光，十步之外，便看不清人物。万一这女子不怀好意，我的性命不怕断送在她手里吗？古语说的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女子只怕是活该要死在我的大砍刀之下，此时她偏背着我立住不动，我再不动手，更待何时？蓝辛石杀心一动，随手就举起大砍刀，对准那女子的后脑，用尽平生之力劈将下去。只听得咔嚓一声响，眼前火星乱迸，大砍刀飞了起来，把虎口都震开了，那里

还握得住刀柄呢？险些儿被飞回来的刀背，倒劈开了自己的额头。不禁大叫了声“哎呀”，“大砍刀已脱手从头上飞落到山下去了。蓝辛石掉转身便跑，却忘记了自己爬上了极险峻的山。只一失脚，即骨碌碌滚下山来，幸亏他的皮粗肉糙，又还爬的不高，不曾滚伤身体，从山底下没命的逃回家。次日，白天才敢出来。仍到那山下寻刀找布袋，寻着那刀看时，已砍了一个半寸多深、二寸来长的大缺口。心想：这妖精真厉害，怎的有这们硬的后脑？回想昨夜上山的情形，再依样爬到平坦的所在一看，只见一块五尺来高的大石碑，竖在那里，碑顶被劈去了一角，正是刀缺口那般大小。蓝辛石因这是自己失面子的事，从来不肯向人漏出半个字。就是在无可掩饰的时候，对方绍德说起来，也还不愿意尽情吐露。他自以为除了他自己，是再无人知道的。今忽然听吕宣良若不经意的就道了出来，更在他正转念头，想拿大砍刀照样劈吕宣良后脑的时候，安得而不大惊失色呢？蓝辛石生性虽蛮，然遇了这种时候，也就不敢再倔强了。只是要他伏低就下，反向吕宣良说陪礼的话，却又不愿，心想：大师兄托我收拾尸骨的事，既已办了，何不趁早回去，要站在这里受他的形容挖苦。当即拉了周季容一下，掉转身往山下便跑。周季容不知为着甚么，也只得跟着就跑，吕宣良也不呼唤，也不追赶，望着二人跑的远了，才回头向柳迟说道：“你这一年来的进境很好，你生成只有修道的缘分，妻财子禄都与你无缘。你这回为娶妻的事去新宁，你表妹才被鬼缠，你自己才落陷阱。落陷阱之后，接着就听得犯淫戒，谋自尽的话。这都是可以使你醒悟的地方，而你却糊里糊涂的经过了，当时心里并未加以思索，直到今早亲眼看见了犯淫的结果，你心中才有些感觉。若使你有这回的经历，将来一犯淫戒，便难免不堕落，这是修道人最大的关头，所以必须你自己澈悟。我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这事。你于今已明白了，我再传你修炼的诀窍。”当下柳迟就在飞来石下拜受指教。修炼只在得诀，诀窍只在名师指点。三言两语，一经道破，豁然贯通。吕宣良传授了诀窍，说道：“方绍德想做峨嵋派的开派祖。他定的戒律：第一条，是不许干预国家大事。这条就没有道理，我们修道的第二条，人有什么国？有什么家？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第三条，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谁的事不可以干预，即如现在就有一桩事，若依照方绍德定的戒律，是不能干预的，而我却不能不管。不过这事我暂时不能露面，就是清虚门下诸弟子，也有不便之处。你初到我门下，不曾出外交游，外面认识你的人少，惟有差你去较为妥当。你附耳过来，我教你几句话。”柳迟忙凑近身去，吕宣良低声叮嘱了一番，柳迟连称遵命。师徒二人即此分别。柳迟自尊着吕宣良附耳叮咛的话，干那方绍德所定戒律不许干顶的事去了。毕竟那事是甚么事呢？后文自有交待。于今且说那个与诸位看官们久远了的陆凤阳，他自从在浏阳人帮里当队长，为争赵家坪被平江人打伤之后，幸遇常德庆

替他治好了伤，并留药替一般受了伤的浏阳人都治好了。陆凤阳和众浏阳人都日夜思量如何报仇雪恨。只是平浏两县人为赵家坪争斗的事，一年照例一次。这一年争斗输了，只得吞声忍气，以待来年。这一年中，在平、浏两县参加战团的人，原没有甚么准备，就只忙煞了常德庆。常德庆当日对陆凤阳说是江西抚州人，并说我本来不会多管这些不关己的事，那都是临时随口说出来掩饰他自己行藏的话。其实，他们崆峒派与昆仑派久成水火。常德庆这回来替浏阳帮治伤，原是已知道此次的争斗，有昆仑派人出头，帮平江人助阵，正有意借此在暗中帮助浏阳人，使昆仑派人栽一个跟头，消消积怨。不料就因留药治伤的事，一时传遍远近，杨天池当时就得了这个消息。知道崆峒派的人久已存心报怨，这种替浏阳人治伤的举动不是偶然的。杨天池此时虽也有些失悔不该鲁莽助阵，无端替平江人结下这一场仇怨，更惹出崆峒派的人来。然一时失检，已弄成了这们一个局面，在势万不能就此罢休。并且两派人因彼此都不服这一口气，谁也不肯退让半点。从来不问所争执的事由大小，都只不过借这点儿事做引子，究其实，平、浏两县争赵家坪，与两派有何关系？为的只要借这争赵家坪做引子。所以，两方都尽力准备。以前两派的人虽常有争斗，崆峒派因势力较小，被昆仑派压抑的次数太多了，要借这回的事，大举与昆仑派拼个强存弱亡。无奈本派的势力既小，明知就拼着不要性命，也决斗不过昆仑派的人多势大，只得求助于昆仑以外修道的人。崆峒派为首的，是杨赞化兄弟。昆仑派为首的，是笑道人。笑道人探明了杨赞化兄弟的举动，曾邀集同道，准备与崆峒派人较量。柳迟初次在清虚观所见的情形，便是昆仑派人将要出发与崆峒派人厮杀了。杨天池送柳迟走后，两派人已决斗了一次，毕竟仍是崆峒派斗输了。只是笑道人因为忽略了一点儿，被杨赞廷一剑掠去了头巾，几乎连头顶皮都削了。所以吕宣良在柳迟家与笑道人相遇，说出那几句不伦不类的话。杨赞化兄弟求助外人，一时没有愿意无端与昆仑派人为仇的。崆峒派人只得大家勉强暂将一腔无穷的怨气接纳住，等待报复的机缘。不过他们两派虽格于形势，不能真个大举出头露面，一边帮平江人相杀，一边帮浏阳人相打。然平、浏两县的人，并不因两派不出来相帮，便停止每年在赵家坪的例斗。只是那种蛮争独斗的胜负，既无两派人夹杂其中，便不与义侠传相干了。惟有陆凤阳的儿子陆小青，与本书中好几个义侠生了关系。要写杨天池骨肉团圆，胡舜华兄妹见面，都不能不先从他下手写起来。

· 6 ·

陆小青在八岁的时候，因在鸦片烟馆里对对子，一般人都称他为神童，后来读书越发肯猛勇精进了。只是当孩童的时候，知识开的太早，又加以刻苦读书，陆凤阳是个一句书不曾读过的农人，只知道想望儿子多读书早发迹，替家族争光，哪里知道孩童身体发育未完全，脑力用的过度，呆坐不运动的时间过久，于身体大有妨碍的道理。因此陆小青读到十二岁的这一年，书是读的不少，文字也都能得地方上有名的文人学士推许，但

· 7 ·

是身体就瘦弱得不成个模样了，年龄才十二岁，背也弯了，眼也花了。步行两三里路，就走得气吁气喘，满身是汗，还一阵阵的头眼发昏。寻常孩童嬉笑跳踉的举动，从来不曾有过一次。陆凤阳夫妇这才着急起来，不敢再教陆小青读书了，每日逼着他和左邻右舍年龄相等的孩童玩耍。只是无论甚么玩耍的事，在寻常孩童觉得极有趣味，极可笑乐的勾当，总引不起陆小青的兴趣。陆凤阳以为邻居家孩童不曾读书，没有知识，自己儿子瞧不起他们。不愿在一块儿玩耍。

因此他们以为有趣味可笑乐的事，引不起自己儿子的兴趣，仗着家中殷实，将地方上的读书人，平日与陆小青说得来的，卑词厚礼迎接到家里来住着，陪伴陆小青，殷勤拜托这些人，想方设法引陆小青快乐。以为陆小青心里一舒畅，再加以起居有时，饮食有节的调养，身体就可望日渐强壮了。谁知身体已经衰弱的人，凡事振不起精神，如何能凭空使他的胸襟舒畅？谈笑的时间太多了，反伤了他的神。陆凤阳将陆小青这个儿子，看得比甚么宝贝还贵重。是这们一来，只急得陆凤阳夫妇求神拜佛，恨不能折减自己的寿数，使陆小青多活几年。无如家族的人都说，只有子女请折减寿数给父母的，没有父母折减寿数给子女的。若这们求神，必反使子女受折磨。陆凤阳夫妇无奈，只好遍求名医，给药陆小青吃。药只能治病，像陆小青这样的虚弱身体，服药也没有效验。陆凤阳急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忽发一种奇想，教人写若干张招帖，张贴繁华市镇，招帖中写出陆小青的体格症候，以及致病的原因，招请能医治的人，如医治好了，敬谢白银一千两。这招帖贴出去，本想得这一千两银子的医生很多，但和陆小青谈论一番，就被陆小青拒绝诊治了。因说出来的治法，与以前所延请的名医治法，都仿佛相似，都说是童子癆的病症。不到几个月，远近的医生以及江湖上的术士，都来尝试过了。陆凤阳夫妇至此也已绝望了。这日，忽然来了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人。身上行装打扮，背上驮一个不甚大的包袱，相貌很端正，却没有惊人出色之处、说话长沙口音。进门向陆家的人说：“特来替陆小青治病的，要见陆凤阳。”陆家人打量这人的手脚极粗，不像个做医生的，心里已存了个瞧不起的念头。然东家既有招帖在外，不能不立时报给陆凤阳知道。陆凤阳在受了伤神智昏迷的时候，能看得出常德庆是个异人，总算是有些胸襟有些眼力的。听报走出来招待，看这人果不像是个做医生的，然也不像是江湖上行术的，面目透些慈善之气，仿佛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人。陆家自发出那种招帖以来，无日不有专替阎王做勾魂使者的医生上门。陆凤阳初时忙着招待，以为重赏之下，必有能人。后来渐渐把那些应招医生的伎俩看穿了，招待也不愿意殷勤了。平日应招而来的医生，多是不骑马便坐轿，做出很有身价的样子来。陆家开发轿马费的钱，都不知用了多少，从没有像这人步行自驮包袱的。因此陆家的人，更瞧不起。陆凤阳只远远的立着，向来人抱拳说道：“听说老哥是特来替小儿治病的，感激之至，

请进来赐教。”来人却很谦和的答礼，到里面分宾主坐定。来人先开口道：“我姓罗，名春霖，住在长沙。从来并不懂得医道，不能替人治病。”陆凤阳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一笑，说道：“老哥既不懂医道，不能替人治病，又何必劳步，远道赐临呢？”罗春霖点头道：“是，我本不能来应招的。不过我细看那招帖上写出来的得病原因，疑惑老先生的少爷不是害病。若不是害病，是因年轻用功过度，妨碍身体的发育，以致虚弱得奄奄一息，和害了重病的一样，我倒有方法能使他强壮。”陆凤阳听了，又不由得欢喜起来，忙立起身作揖道：“小儿正是因用功过度，将身体累的虚弱了，一般医生都说是甚么童子痲，用药却又毫不见效，老哥说不是害病，只怕果然不是害病，我就教小儿出来，请老哥瞧瞧。”罗春霖应是。陆凤阳随即起身将陆小青带了出来。

此时的陆小青，年纪虽只十三岁，颓唐萎弱的样子，比六七十岁的老翁还厉害。浑身上下，瘦刮不到四两肉。脸上如白纸一般，不但没有血色，并带些青黑之气。两眼陷落下去，望去就和土里挖出来的骷髅一般。嘴唇枯燥，和面庞同色。罗春霖起身握住陆小青的手，周身看了几眼，笑道：“我猜度不是害病，真个不出我所料。”陆凤阳问道：“老哥何以看得不是害病呢？不是已显出许多病症出来了吗！”罗春霖摇头道：“身体有强有弱，身体弱的不见得都有病。他这显出来的症候，是身体虚弱的人应该有的，不是病症，可以从他身上三处地方看出来。第一，他的两眼虽然陷落，眼光的神并没有散，这种昏花，与老年人的两眼昏花不同。老年人是由内亏损，他这是由外蒙蔽，容易治得好的。第二，他的嘴唇虽枯燥没有血色，然人中不吊不欠，平时口不张开。若是童子痲，便免不了有那些败像。第三，他的两只耳根丰润。像他们瘦弱的人，若是真病到了这一步，两耳根早应干得不成个样子了，哪有这们丰润的。”陆凤阳听了，仔细看所指出来的三处，只喜得开口笑的合不拢来，也不说甚么，掉转身向着里面就跑，同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出来，向罗春霖介绍道：“这是敝内，可怜他望儿子病好的心，比我还急切，难得今日遇见老哥，确是我夫妇的救星。老哥这般高论，我夫妇从来没听过，我听了欢喜得甚么似的，也使我内人欢喜欢喜，他也实在着急的够了。”罗春霖对陆凤阳的妇人说道：“令郎的身体，已虚弱到极处了，若从此永不服药，安分随缘的过下去，倒不要紧，不过不能望他强壮罢了。如群医杂进，百药纷投，无论所服的怎样，尽管都是极王道的药，至多也不能再延三年的寿命。”陆凤阳问道：“不服药将怎生治法呢？”罗春霖道：“我的治法很平常，也不是十天，半月可望有效。好在不服药，就收效稍迟，也毋庸置疑。于今要说我的治法，须先把我的家世说出来。”“我先父在日，在长沙也颇有点声名。先父的名字，是有字底下一个才字。”陆凤阳不待罗春霖说下去，即截住问道：“是不是往年押解饷银的罗老英雄呢？”罗春霖起身应“是。”陆凤阳大笑道：“他

老人家真是威名远震的老英雄，我虽无缘会见他老人家。然我有一家亲戚，住在长沙凤凰台，我每年到长沙，必到舍亲家居住。那罗老英雄也住在离凤凰台不远，我所以时常听得舍亲说起他老人家的事情，可惜他老人家已去世有好多年了。我记得他老人家告老的那年，饷银才到罗山，就闹出了乱子，押饷的兵士，还有些被强盗捉去了。可见得他老人家的本领，实在了得。”

罗春霖道：“先父的武艺，固是少有人赶得上。然他老人家按摩推拿的手段，更是绝技，独得异人的传授。于今除传了我而外，可断言全国没有第二个知道的人。这种按摩推拿的法子，有起死回生的神效，令郎的身体就用我这独得的方法，包管一年之内，使他强壮。不过，令郎须得拜我门下做徒弟，不是我好为人师，只因令郎的天分太高，非拜在我门下，我犯不着容易给他知道了我秘传的手法。”不知陆凤阳夫妇怎生回答？且待下回再说。

· 11 ·

第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寞

话说陆凤阳见罗春霖要收陆小青做弟，才肯替陆小青治病。心想：我儿子经过多少名医诊治，都没有效验，并且都说已成了不治之症。眼见得是离天上远，离地下近了，只要可以延长儿子的寿命，莫说要拜他为师，便是要给他做义子都可以。陆凤阳心里正这们打算，他妻子已开口向他说道：“拜师是好事，也是很容易的事。不过我曾听说有徒弟要伺候师傅，无论师傅到甚么地方去，徒弟都得跟着同走。不知道这位罗师傅收徒弟，是不是这般规矩？”陆凤阳还没回答，罗春霖已笑着摇头道：“我收徒弟没有这种规矩。我父亲一生没有第二个徒弟，所有艺业仅传我一人。我今年五十岁，也还不曾收得一个徒弟。大凡一种绝艺传人，非得有缘的不可。每有从中年就到处物色有缘的徒弟，一直到八九十岁临终才得着的。也有至死不遇有缘人的。令郎能传我的艺业，是令郎的缘分，于我并无好处。我在长沙若肯胡乱收徒弟，到此刻就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个了。我于今替令郎按摩推拿，一年半载之后，使他的身体与寻常年龄相等的人差不多了，才可渐渐传他的艺业。”陆小青听了罗春霖的话，不待陆凤阳夫妇开口，就双膝向罗春霖跪下叩头，口称师傅，说道：“既蒙师傅救我的命，又传我的艺业，真是恩同再造。就教我伺候一生，也是应该的，无不情愿。”罗春霖欣然扶起陆小青来。

从此，罗春霖就在陆家住着。陆小青无论吃喝什么东西，都得由罗春霖察看仔细，限定分量，一些儿不许过多，也一些儿不许过少。初时，每日早晚替陆小青按摩两次。平日陆小青夜间苦睡不着，现在经罗春霖一按摩，每次不待摩遍全身，就呼呼的发出鼾声，极酣美的睡着了。每夜必俟陆小青按摩得睡着了，罗春霖才睡。恰好睡到天光一亮，罗春霖就起来替陆小青按摩。按摩的手段，仿佛魔术。分明精神抖擞眼睁睁睡不着的人，经他一按摩，就自然睡着了。疲倦到了极点昏昏欲睡的人，经他一按摩，顷刻之间，便见精神焕发，无纤微睡意。陆

· 12 ·

小青夜间被他按摩得睡着了，天明非待他按摩不醒来。是这般调治了一个月，陆小青的食量也增加了。遇着有趣味的事，或听了有趣味的話，也觉着高兴了。罗春霖才传他几下拳脚工夫。这种治疗虚弱的方法真妙，只有一年多的时间，陆小青已变成一个极精干极活泼的青年了。陆凤阳夫妇感激罗春霖自不待说，只是陆小青虚弱的身体，经罗春霖一年工夫就调治的壮健了，而陆凤阳夫妇本来康健的身体，这一年来倒日甚一日的衰弱了。少年人的虚弱有治法，老年人的衰弱无法治，从得病不到半年，夫妇都相继去世了。陆家世代务农，陆凤阳到中年以后，自己才不打赤脚下田做工了，请了十多个长工，由陆凤阳指挥耕种。若是陆小青不改业读书，陆凤阳夫妇虽死，农事也还能继续下去。既是从小就寝馈在读书里面，对于农事一点儿不知道。年纪又轻，又没有叔伯，这们大农家的门面，当然不是他所能撑持得住的。陆凤阳夫妇的丧葬一了，陆小青便将田土招佃户耕种，辞退了十多个长工，迎接罗春霖来家，专心一志的练武。这也是合该罗有才的本领应得传人，陆小青刚得了罗春霖的真传，罗春霖就一病死了。陆小青家中虽有些遗产，然因没有妻室，又没有其它骨肉亲人，便懒得在家撑持门面。他从小原是读书望科名发达的，只因身体虚弱之后，与他相关切的人，都力戒他不可再近诗书，罗春霖也不许他再用心思脑力。在书里面受了痛苦的人，又已改变了途径练武，对于诗书文字，自然不愿意再亲近了。科名发达的心思，因此也就没有了。他自有生迄今，终年困守在家，不曾到外面游览过。于今一户热烘烘的人家，转眼就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单的人，在家也太觉得寂寞寡欢。他心想：我从恩师练了这一身武艺，若仍和往日一样，终年拘守家园，不但单身寂寞，生趣全无，并且也太没有出息。曾听恩师说过，欲求艺业精进，必须多与名人逸士交游。所以古时有本领的人，无有不出外求师访友的，我现在娘死父不在，一身无挂碍。一无叔伯兄弟，二无妻室儿女，再不于此时出外求师访友，更待何时？主意既定，便将陆凤阳遗传的产业托付一个公正族人经管，独自带了些盘缠，出门游览。长沙省城他虽跟着陆凤阳到过几次，不过那时还是在小孩子时代，糊里糊涂的，只知道比浏阳乡下人多，热闹而已。至于省会五方杂处，交通便利的地方，实为奇才异能之士荟萃的场所的道理，是不懂得的。并且那时正是沉迷于书，便懂得这道，也不知道去访求请益。这番特地为求师访友出来，所以从家里出门，就直向长沙进发。自他家到长沙省城，只有二百多里路。若是平坦大道，至多不过三日的程途，只因那一带地方，曲折多山，山路极不易走。寻常人行走起来，总得走四五日。陆小青没有急切到省的心思，只缓缓的随着脚步走去，正是八月间天气，白天还很热燥，行行歇歇，一日只走三四十里山路。遇着清爽些儿的饭店，就停歇不走了。是这般一连走了四日，这日是中秋节了。一面走着，一面心想：今夜是中秋佳节，须捡一家四周风景好的饭店歇下，夜间弄些酒菜赏月。虽在客中，也不可太辜

负了良宵。陆小青虽有这般雅致，不过一路走来没有一家风景稍好的饭店，乡下的饭店，必相隔十多里，才有三五家连在一处，有饭店的地方，便是一个小市镇，一错过了这市镇，又得多行十多里。陆小青在将近黄昏时候不曾落店，再走不到十里，天色便已快要黑了，打算加紧些脚步，赶到前面市镇上，不问四周风景如何，只得歇宿了。正急急的走过一座山岭，忽见山底下有一所很高大的庙宇，虽天色已经向晚，看不出房屋的新旧，然那雄壮的形势，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庙里钟声梵乐，热闹非常，使人一听就知道庙里正做功德。陆小青闻到这种声音，不知不觉的触动了他一桩心事。是一种甚么心事？他想起他父母去世的时候，请了红莲寺十几个和尚做道场。那夜用许多张桌子，搭起一座高台，方丈和尚上台放焰口，不知怎的那台搭的不牢实，方丈和尚正抓着馒头往台下扔的时候，突然“哗喳喳”一声响，高台倾倒下来，方丈和尚已有五六十岁了，那台一倒，大家都吓的大叫起来。以为老和尚倒栽葱跌下，必跌得头破血流，不死必得重伤。谁知在台下年轻的人倒有好几个被台压伤了，老和尚却安然立在地下，连惊慌的神色都没有。于是一般人都说，这是陆家的福气好。若把老和尚跌死了，红莲寺的和尚是断然不肯善罢甘休的。因为红莲寺是一个很大的丛林，寺产极丰富，寺里常住有百多个和尚。那方丈和尚法讳知圆，知识高妙，品行端方，在红莲寺住寺了二十年，寺里的清规是再严没有的了。知圆和尚是喜与人方便，寺里每年有三四千租谷的出息，谷价比一般富户便宜十之三四，只是不许买了他的谷，搬运到几百里之外去，也不许数十石数百石的整买。知圆和尚说：“这人能一次买数十石谷，不待说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不应该争买穷人喜买的便宜谷。至一次能买数百石的，自然是谷贩。我与其卖贱价给谷贩赚钱，穷人一般的得不着好处，这钱我何不留给自己赚呢！”每年到青黄不接的时候，附近数十里小农家，都可以到红莲寺借谷。秋收后一石还一石，并不取息。要借钱做种田资本的，也是一文息钱不要。乡绅官府都因知圆和尚这般慈善，又有才学，无不欢喜与他往来，他倒轻易不到乡绅家去。至于县衙府衙，更是殷勤迎接，他也不肯走动的。他时常向人说：“我们出家人，只一走动衙门，结交官府，便不愁不造出种种的罪孽来。既是名心不死，何必出家做甚么呢？”红莲寺的和尚，不问年龄老少，在寺里的名位大小，没有一个循规蹈矩的。有时在路上行走，遇着妇女，和尚总是远远的就低下头来，拣宽阔的所在立住等候，必让妇女走过了才走，从来没有敢多望一眼的。有妇女到寺里烧香，知圆派定寺里招待的和尚，年龄多在六十以外。俗人想出家的，往旁的庙宇里受戒都容易，惟有在红莲寺出家，真是比登天还难。不问这人在俗的时候人品如何好，学问如何好，身家根底如何好，要想在红莲寺受戒，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寺里的伙食，粗恶到了万分，便是当乞丐的也吃不来。这还在其次，最使人不容易遵守履行的，就是那戒律细如牛毛，一举一动，

一言一笑，都有一定的规则。偶一失错，处罚极严。那怕在俗时是个很有身分很有名望的，或出家时的年纪已很大的，也和责罚小孩子的一般责罚。连受到三次责罚，就得被驱逐出来。因此出家人能在红莲寺受戒的，不但俗人都特别尊敬，便是游方到各地寺院里挂单，各寺院的当家师，都得拿他们当高僧迎迓。知圆和尚平日是不出寺门，去拜访他的也不肯轻易接见，惟有请他讲经，或死了人请他做道场，他说这是度人的大事，从来毫不推诿。因他有这们多难能可贵的地方。四周几县的人，异口同声的称他为活菩萨。若这夜因在陆家放“焰口”跌死了，休说红莲寺的和尚不肯善罢甘休，就是远近的地方上人，也都要责备陆家不小心，非还出他们的活菩萨不可。当时既不曾跌伤，有的说是陆家福气好，合该不遭人命，有的说这不干陆家的事。像知圆和尚这样的活菩萨，本应该有百神呵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岂有这般慈悲好和尚，会得这种惨结果的道理？陆小青当时也立在台下，看了只觉得太奇怪：知圆和尚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仰天向后倒栽下来，照理应该头先落地，被太师椅压住。既不然，也应该随着桌椅倒下，躺在倒塌的桌子旁边，何以分明看见倒栽下来，落地却直挺挺的立在离倒塌的台很远呢？并且知圆和尚年纪已有五六十岁了，平时举动虽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然地方上人都知道他是个文弱书生出家的。因他初到红莲寺当住持的时候，年纪才得三十零几，简直是一个斯文人。他自己说二十岁进了学才出家，可知不是个强壮矫健的人。陆小青为此不由不觉得奇怪。不过那时因父母去世，心里方在悲哀，只要老和尚不曾跌伤，便是万分侥幸。一时须忙着救护台下压伤的人，这种觉得奇怪的思想，仅能在脑海里面略转一转，立刻就消减了。几年来偶然想到这上面，仍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事。他也曾拿这事与年老及自谓明白事理的人研究。年老及自谓明白事理的人，反大笑说道：“你怎的忽然这们胡涂了，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一因知圆和尚是个有道德的高僧，应有神灵保护，不使他跌伤。二因‘放焰口’是赈济孤魂野鬼，那些来受赈济的孤魂野鬼，感知圆和尚的德，见知圆和尚有难，正好齐心合力的拥护，以图报答。有了这两个原因，台就搭的再高些，也不至于把他跌伤。还有你父母的英灵，更不能不竭力把他扶住，如果跌死在你家，你是逃不脱的一场人命官司。你父母念你年轻，没有帮手，如何能遭得起这种人命官司？所以只好在暗中将知圆和尚扶住，好好的脚先下地，不使跌倒，假使不将知圆和尚扶得离台远远的站住，仍恐怕被倒塌下来的桌椅跌伤了。你想，若不是有这们多鬼神在暗中保护，五六十岁的老和尚从一丈多高的台上倒下来，能有那们平安无事么？你要知道这些话，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说的。当时我们围住知圆和尚问，何以好好的站住，一点儿不曾跌伤？知圆和尚就说：“想必是有鬼神护佑，若不然，骨肉都已跌碎了，哪里还留得下性命，”陆小青听了这些议论，口里不能反驳，心里总觉得鬼神在暗中保护的话太没有凭据，只是自己

仍想不出有凭据的道理来。这事搁在心里几年了，此时听得寺里做功德的声音，所以不知不觉的把这桩心事触动了。当下，陆小青心里寻思道：“我不曾到过红莲寺，只听说从我家到长沙去，须走红莲寺门口经过。我小时候虽走过这条路，然那时不关心，不知这庙是不是红莲寺？此时天色已经昏黑了，若是红莲寺，我何妨就在这里借住一宵。听说红莲寺的和尚，都肯与人方便。孤单客商错过了宿头，及穷苦文人在外游学，到了这地方，无钱到饭店歇宿的，去寺里借宿，无不容纳，并有很整齐清洁的被褥，次早还留吃一顿早餐。每年这笔接待俗客的费用，却不在少数。那十几个曾在我家做过佛事的和尚，或者还能认识我，即算不认识，说起来也应该记得。”陆小青旋寻思着旋向山下走。不知这庙是不是红莲寺？且待第七十三回再说。

· 18 ·

### 第三回 值佳节借宿入丛林 度中秋赏月逢冤鬼

话说不一会，陆小青绕到了山门前面，定眼细看山门上的匾额，幸依稀辨认得出，果是“红莲寺”三个大金字。上面两边角上，还有两个小些儿的，就形式猜去，大约是“敕建”二字。山门大开着不曾关闭，望见里面佛殿上灯烛辉煌，无数的和尚都身披袈裟，手持法器，念经的念经，拜佛的拜佛。那种又华丽又庄严的气象，使人在远远的望着，就油然生敬重三宝之心，不敢冒昧闯进去，扰乱他们的佛事。只得缓缓走进山门，拱立在佛殿下等候。虽隔几年未见知圆和尚了，然此时还认得出他正领率着众和尚拜佛。众和尚已有看见了陆小青的，但是都在一心拜佛，没一个肯作理会，只当不曾看见的一样。约莫经过了一顿饭久的工夫，功德才做完了。知圆和尚自走进佛殿里面去了，其余的和尚也都各归各的寮房，没有一个开口说话的。陆小青暗想：这才真是整齐严肃，怪不得远近的人，同声称赞红莲寺的法规好。不过他们都各自散了，我若再不上殿去，随便拉住一个：说出借宿的话头，一会儿都走散了，教我去那一间寮房里找谁呢？一这们着想，便提步往佛殿上走。就在这时候，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和尚，从众和尚中走出佛殿，迎面向陆小青合掌念了一声佛，现出极谦和的神气问道：“居士从哪里来？有何贵干？”陆小青连忙打拱，答道：“请恕冒昧，我是打从此地过路的，因贪着多走几里路，错过宿头，天色已晚，前面山路不易行走，只好来宝刹借宿一夜，当随缘奉纳香金。”老和尚就佛殿上灯烛之光，略略打量了陆小青几眼，说道：“原来是错了宿头来借歇的。这很容易，只是没好款待。”陆小青连声答谢。知客老和尚即引陆小青走下佛殿，到东边一所连三间的房内。陆小青看这房中陈设的桌椅，虽很粗劣很破旧，然打扫得洁净无尘。房中悬了一盏玻璃灯，灯光仅能看清房中的陈设，左顺两间的房门都开着，知客老和尚让陆小青坐下，问道：“居士既是错过了宿头，想必此时还不曾吃晚饭。敝寺的斋供，若不适口，只能充充饥肠，不嫌粗恶么？”陆小青忙谢道：“承赐地方歇宿，已觉心里不安，若再打扰，不

· 19 ·

太过分了吗？”知客老和尚谦逊了一句，转身出去了。不一会，托出一个木盘来，盘里一小桶饭，两样素菜，就桌上摆好碗筷，让陆小青吃。小青正觉腹中饥饿了，看饭菜果不精美，知道红莲寺的和尚素来是饭食粗恶的，在势不能为招待俗客另办精美的饮食。有两样素菜，还是款客的排场。寺中和尚每餐都只有一样素菜。陆小青腹中正在饥饿的时候，虽是这般粗恶的饭菜，也一顿狼吞虎咽的吃了。知客老和尚点了一枝寸多长的小蜡烛，送他到左边房间里，四围靠壁都架了床，好象是特地预备给俗客睡的。知客老和尚道了安置，自将小蜡烛插在壁缝中去了。陆小青独自坐着太没有趣味，只得倒在床上睡起来。睡了一会睡不着，烛光一灭，忽见房中有月光射进。不由得暗自好笑道：“我这番出门，连走了五天路，前四天都落在饭店里，虽不及在家时的饮食起居方便，然大致也还过得去。今日因是中秋节，不愿意辜负了良宵，在上午就打算今夜要拣一处风景好些的饭店落下，准备弄些酒菜赏月，也可借此以消客中寂寞。谁知在黄昏以前走过一处饭店，便直走到天黑，也再遇不着饭店了。幸亏有这红莲寺，素来喜与人方便，我才得了歇息之处。若不然，休说弄酒菜赏月，再走几里路，落店太迟了，各饭店都住满了旅客，还不见得能留一个安身的地方给我呢？即此可见是万事皆由前定，合该我今年应在这红莲寺里，过这种人世第一的寂寞中秋节，才会转那拣好饭店赏月的念头。若没有那样念头，前四日都是黄昏以前落店的，今日何独不然呢？”陆小青自拜罗春霖为师后，几年来都是每到夜间睡觉，头一落枕，便念俱寂，合眼就悠然睡着了。前四夜在饭店里歇宿，也是如此。独这夜看见从窗格里射进来的月光无端的思潮起伏不定。辗转了几次，又忽然转念笑道：“中秋的明月，难道定要在有风景的饭店里，弄得酒菜来吃喝着才能赏的吗？这也未免太俗了，这庙里清高绝俗，正能替中秋的月光生色不少，只看从窗格里射进房来的这一点儿月光，有多明亮？我既睡不着，何不起来去外面欣赏一回？”一想到这里，雅兴顿增，一翻身就坐了起来。热天起睡，不须穿脱衣服，更觉便利。下床开了房门，步出这一座三开间的房屋，走廊底下出来，就是大佛殿下面的一个大坪。坪地都用四方石块铺着，平坦坦的，受那极清明的月光照着，就和结了一层厚冰的水面一般。坪的两边。安放了两只高有一丈的铁香炉，此外别无一物。陆小青反操着两手，仰面在月光中走了几转，觉得万物都静悄悄的，连风动林叶的声音都没有。心想：这寺里住了一百多个和尚，此时还不过二更时分，便各处全听不出一些儿声息，仿佛是一座无人的空庙，这种清规，确是旁的庙定中和尚所万万不能遵守的。认真说起来，出家人实在应该如此，方足使人钦敬，若出家人的起居饮食及一切举动，都和在家的俗人一样，就只剃光了头发，穿上圆领大袖的衣，便算是和尚，受十方供养，那简直是天地间的罪人，懒惰无业的游民，都不妨借着做和尚骗衣食了。只是可惜守清规守戒律的和尚，远处的寺院如何，我不知道。这方圆

数百里以内，就仅有这红莲寺。怪不得这寺里的寺产丰富，原来寺里的和尚，待自己都极刻苦，待人却处处行方便，实行佛菩萨慈悲度人的志愿。有钱的人不想积功德则已，想积功德，不拿

· 21 ·

钱捐助在这种寺里，待捐助甚么地方呢？我父亲给我的那些遗产，我一个人哪里用得着那们多，我凭着胸中学问，手上的能为，也不愁一生谋不着衣食，何不将遗产提一半出来，捐在这寺里，替我父母做些功德呢？陆小青想到这一层，心里异常高兴，觉得这功德非做不可。此时的月光已渐偏西了，照得东边廊庑下安放了一口五、六尺高的大铜钟。随意走近前看那钟，是云白铜铸的，上面镌了制造的年月，计算已有百多年了。贡献的人，是一个做湖南按察使的。细看那钟并没有破坏，钟上打扫得干净，一点儿灰尘没有，好象是才安放在这里不久的样子。正待伸手摩挲，猛觉得佛殿上有一阵很怪异的风，吹得殿上悬挂的东西，都瑟瑟作响。陆小青不觉回头向佛殿上望去，那般庄严宏伟的佛殿上，只佛座前面，点了一盏悬挂的琉璃灯，以外别无灯火。琉璃灯的光线，四围都还明亮，只灯的底下是照例有一块篮盘大小的黑暗圆圈。陆小青朝佛殿上看时，那琉璃灯的寸长火焰，正在摇摇不定，因此灯底下的黑圆圈里面，有好几个妇人，集聚在那一块地方，齐向佛像叩头礼拜。陆小青不禁吃了一惊，暗想：这时分怎得有这们多妇人来拜佛呢？并且寺门关着，妇人从何处进来？不是奇了吗？一面心里这们想，一面再定睛看那灯下，却是一个也不见了，只依稀隐约的看见一群黑影，同时向佛座下藏躲的模样。陆小青随即吐了一口唾沫，低声呸了几下，说道：“这才是活见鬼了。我这两眼睛，自遇恩师之后，一日光明一日。近年来寻常人看不清晰的东西，我都能一望了然，昏花的毛病，一点儿没有了，若在五年前看了这情形，还可以疑是两眼昏花误认。于今我自信不至如此，不是活见鬼了吗？”当下举眼向殿上四周看去。陆小青初进红莲寺的时候，一因寺内的和尚都整齐严肃的念经拜佛。不知不觉的发生了一种敬畏之心，不敢随便抬头乱看。二因此来目的是在借宿，在未得和尚许可以前，无心浏览景物。因此虽在佛殿下拱立了多时，然佛殿上的情形，并不曾看明在眼里，此时才看出这佛殿从殿基到屋脊。那莲花座有一丈二三尺高，朱漆的莲花前，一片一片张开来，每片和门板一般大小，莲座前面的香案，也硕大无朋。佛像的两旁，排列着许多金漆辉煌的木龕，龕里约莫是五百尊罗汉的像。因离琉璃灯太远，只借着佛殿下明月反射的光，陆小青又立的地方太远，所以看不大明白。心里又转念道：“我为甚么只管站在这廊庑下，朝佛殿上呆看呢？这时又没有和尚往殿上做道场，索性上去瞻仰瞻仰不好么？”遂举步向佛殿上走去。才走了几步，偶一抬头，又分明看见那琉璃灯底下，拥挤着一大堆的妇人，向佛像中叩头礼拜。这次所见，比前次更多更清晰，前次大约只有十来个，这次就有二三十个了，陆小青既发见了这种怪异情形，只得立

· 22 ·

住不动，目不转睛的望着灯底下，仔细看怎生变化。说起来奇怪极了，陆小青一仔细定睛，便看出那一大堆妇人，并不是陡然出现的，明明白白的一个个从莲座下走了出来，向灯底下一挤，就掉转身叩头礼拜起来。每出一个都是如此。好象只有那灯底下的黑圆圈可以容身似的，渐出渐多，约计已有七八十个了。猛听得“喳喳”一声，佛殿上的瓦，好象被猫儿踏碎了一片，这响声一出，灯底下的妇人，登时惊慌得往莲座下一闪，睁眼便一无所见了，陆小青如痴似呆的望着，也被那响声惊得清醒转来了。连连说：“怪事，怪事！”三步作二步真走上佛殿。心里自寻思道：“佛殿之上，是何等清净庄严的地方，如何会有这些女鬼，齐集在此呢？并且看这些女鬼拜佛神情，好象是伸诉冤苦，哀求佛祖超度的一般。这是甚么道理？我两次都看得明明白白，向这莲座下一晃就没看见了。刚才更看得清楚，一个一个从莲座下走了出来，莫不是这莲座下有甚么蹊跷？”看香案上有点不完的蜡烛，便拔了一枝，跳上香案，就琉璃灯火上点着，细细的照看莲座前面的莲花瓣。一片片都看了几眼，摇了几下，看不出一点儿可疑的痕迹，也摇撼不动。照到后面，毕竟被他看出一些破绽来了。原来其中有一片莲瓣，边上有数寸远的所在，特别的光滑，可以看得出是时常在这地方捏手的。就那光滑的所在，用手捏住一摇，不摇这下没要紧。只这们一摇，摇得那莲瓣往旁边一歪，里面跟着一股阴冷之气冲出来，只冲得陆小青皮肤起栗。古人说的好：艺高人胆大。虽则发现了这种可怕的情形，然陆小青仗着一身出色超群的本领，并不知道害怕。换左手捏住莲瓣，右手拿烛向冲出阴冷之气的所在一照。只见这莲瓣原是一扇洞门。莲瓣让开了，实时现出了一个洞口来。洞口里面，漆也似的黑暗，就有烛也照不见洞有若干洞，洞里有甚么东西。只觉得一股臭气冲入鼻孔，比无论甚么臭气都难当。使陆小青闻了，禁不住要呕。心里已猜着必是尸臭，正要想方法进洞里探看一个究竟，陡听得有脚步的声音，吓得陆小青忙噗的一口将烛吹灭，随手仍将莲瓣扶正。跳下来，将烛插在原处。打算回房再作计较，免得被和尚出来看见了，知道识破了他寺里的机关，不是当耍的事。再听脚步声音倒没有了，然在佛殿上徘徊也没用处。仍由东廊庑下，走进那三开间的房。脚才跨进睡房，就见那个知客老和尚坐在床上，笑容满面的立起身迎着说道：“居士适从何来？”陆小青这时真是怀着鬼胎的人，忽看见老和尚坐房里，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不知他怎生支吾应付？且待第七十四回再说。

· 23 ·

· 24 ·

#### 第四回 逼出家为窥秘密事 思探险因陷虎狼居

话说陆小青忽一眼看见知客老和尚坐在房里，真是一惊不小，见他问话，只得竭力装出行所无事的样子答道：“因为今日是中秋佳节，我在白天行路的时候，便打算拣一处地方风景好的饭店落下，准备弄些酒菜赏月，免得虚度良宵。谁知所经过的饭店，我都觉得不好。原想多赶一程路，以求能满我这心愿的。无奈山路难行，刚近宝刹，天色已昏黑不能行走了，因

此只得来宝刹借宿。方才正上床睡了，忽见从窗格里射进来的月光，清明如昼。偶然想起这样皎洁光明的月色，照着这样清净庄严的佛地，应该比一切的地方都好看。在饭店里赏月，怎赶得上在这地方赏月呢？我何幸于无意中遇了这种良宵美景，若就这们糊里糊涂的睡了，辜负了这样好时光，岂不太可惜。虽说一时间取不出酒菜，然我以为在这种清净庄严的地方赏月，饮酒食肉，反觉太俗。于是就翻身起来，在外面廊庑下及石坪中徘徊欣赏了好一会。我生平所历的境遇，实以刚才这一刹那为最高洁。”

陆小青有意是这们接连不断的说了一大篇，好掩饰他偷窥秘密的痕迹。知客老和尚也不打断他的话头，只管笑嘻嘻的望着他说。他见知客老和尚不像有恶意的样子，以为知客老和尚另有事故到这房里来，偶然凑巧在这时候，并不是为知道他有偷窥秘密的举动而来的。自己疑心生暗鬼，无端吃了那们一大惊。说完了这一大套话，看知客老和尚不住的点头笑道：“居士真是雅人，才有这般清兴，贫僧钦佩之至！”陆小青这时心里已安定了，问道：“老和尚怎的这时分还不回去安睡？来此有何见教？”知客老和尚只是不转眼的望着陆小青的脸，笑道：“并没有甚么事，只因贫僧心里异常钦佩居士，想来这里与居士多谈一回。”陆小青道：“我生平一无所能，怎敢当老和尚钦佩两个字，”陆小青口里这么说，心里却疑惑这和尚必是从甚么地方，看出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人来，所以回答说生平一无所能。想不到知客老和尚听了，伸手竖起大拇指，说道：“居士的能为很多，贫僧久已知道，不过贫僧钦佩的，不是钦佩居士的能为，是钦佩居士独一无二的胆量。”陆小青觉这话很诧异，随口问道：“老和尚和我初次相逢，何以知道我有独一无二的胆量。”知客老和尚大笑道：“居士可明白贫僧的职务，是干甚么事的？如何会不知道居士的胆量呢？”陆小青虽明知话里有因，然仍猜不透是甚么用意，只好说道：“我生性太愚笨了，老和尚的话带着禅机，我仍是不能领悟。请老和尚明白说出来罢！”知客老和尚道：“居士故意装呆也罢了，教贫僧明说，贫僧也只得明说了。世间上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怕鬼的，虽也有些自负胆壮的人，青天白日说大话欺人，他不怕鬼，究其实，何尝不怕？明知青天白日是有鬼的，才敢说这种大话，若在深夜无人的时候，真个有鬼出来，给那些说大话的看见了，看他到底怕也不怕，我看谁也不能有居士那般大的胆量。居士说生平的境遇，以刚才一刹那为最高洁，贫僧很相信居士说的话确不虚假，像刚才那一刹那的境界，人生原不容易遇着。但是贫僧要请教居士刚才所遇的，究竟是如何的情形？”

陆小青听了这番话，已经安定了的一颗心，不由得又冲跳起来了。暗想：我若承诺是看见了许多女鬼，便不能不承诺偷窥了莲座上的黑洞。这寺里和尚表面装做得个个是罗汉，个个是菩萨，暗中却造下弥天罪孽。如果被识破了揭穿出来，这

寺里百多个和尚，不待说都没有活命，就是这座堂皇壮丽的红莲寺，也必付之一炬。这样关系重大的秘密，被我识破了，可知他们决不肯与我甘休，我还是一口咬定不曾见鬼的好。陆小青当时心里早这们细细的思量，然面上并不敢露出一丁点几踌躇的神气，听完知客老和尚的话，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道：“老和尚，这些话从哪里说起，我听了完全莫明其妙。我生平没见过鬼，并不相信世间上果有鬼，也没有很壮的胆量。老实对老和尚说，我刚才起来赏月，固然是因中秋月色好，然大半也因平日不曾独睡得惯。就是前昨几日在饭店里歇宿，也是四五个客商同歇一房，独自睡一间房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免不了有些胆怯，不如索性起来，到月光下赏玩一会。老和尚倒来钦佩我的胆量，这简直是有心挖苦我的一般。”

知客老和尚至此，忽然改换了一副严厉的脸色，伸手在桌角上拍了一巴掌，怒道：“你这人太不识好，敢在真菩萨跟前烧假香！我的话已向你说明了，你还敢是这们瞎扯谈，你以为不承诺这回事，便可以支吾过去么？你也不想想：我这红莲寺里一百多个和尚，不都是死的，你在佛殿上的行为，岂能瞒得过我们的耳目？我劝你自己知趣点儿罢。”知客老和尚此时的神情声口，与初见面的时候，前后截然两人。初见面时春风满面，开口必合掌躬身，无论如何会巴结的小老爷，见上司也没有这般殷勤恭敬。此刻一翻转脸来，那种横眉竖目的凶恶样子，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也没有这般厉害，陆小青初次经历这样险境，又早已自觉心虚，此时见了知客老和尚这般凶像，更不由得胆怯起来。

那些无礼的话听到耳里虽不免有些冒火，然不敢发怒，恐怕闹得决裂了，单身一个人，纵有绝高的本领，身入虎穴，也断乎讨不着便宜。只得竭力按捺住火性，平心静气的说道：“老和尚这些话实在来得太奇怪了。我来宝刹借宿，是老和尚允许了我的，我并没有偷进宝刹来。实心实意的与老和尚说话，为甚么无端责骂我是瞎扯谈？我睡不着出房外赏月，本除赏月光而外，甚么东西也没看见，老和尚却硬栽在我身上，说我看见鬼。我便退让一步，就算是我看见鬼了，也不干朝廷的国法，不犯宝刹的法规，老和尚何必这般恼怒？我不知道‘知趣’两个字怎么讲？只是我乃过路的人，明早天光一亮，就要动身赶路的，因此我也毋庸请教是怎生解说。既承情许我借宿，于今时候也不早了，请老和尚进去安歇，让我安睡一觉，明日好趁早登程。”说罢，拱了拱手，做出准备送客的样子。

知客老和尚哪里作理会呢？虎也似的哼了一声，指点着陆小青的脸，说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你借宿便借宿，谁教你多管闲事，你既没看见鬼，好好的佛座莲台，要你点着烛东寻西觅些甚么？你要知道，嘴巴硬是不中用的。我因怜念你年纪轻，不知世事，佛殿上那些举动，或者是出于无意，我才不辞烦琐，用好言来开导你。谁知你是狗咬吕洞宾，颠倒不识好人，反想在我跟前卖弄你的口才，以为说